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羅鄂州小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施華

# 羅鄂州小集卷五

宋 羅願 撰

## 劄子

### 南劍州上殿劄子 淳熙六年二月三日

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必先務富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强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萬民臨御之久未嘗一日不博謀羣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見以觀其能雨暘豐歉動關宸慮形於詔旨視

四方有賦役偏重若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方之民蓄積猶未實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畧陳民所以貧富者數端惟陛下赦其愚少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養老之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間有申審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立武之意添招增繕其說不一亦

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省部監
司與州郡為一體通其有無愛惜民力凡獻言欲於一
路一州有所興造者下有司斟量緩急不輕舉事此富
民之一端也今之為吏者相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為不
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幷兼於下其外方
縣道去朝廷遠處遇有民訟又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
則以沃瘠認錢爭婚則以妍醜定價甚者得理之人亦
使納錢而去號為賀喜錢如此遠民安得有餘臣願戒

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而嚴戢科罰此亦富民之一端也今大郡迎一帥守飾官舍戒舟乘庤器用及吏卒借請費或萬緡送還亦如之卒有遷改又當别行營辦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困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又不在數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滿任而無數易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籍沒之法古用以懲大姦慝後世葢輕用之吏或專仰此為術日夜察民有財産者傳致以罪而沒入之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為能

吏一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
且懲其尤者强盜窩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與盜
官物罪至死者實為巨蠹自餘可且計贓責償毋一槩
籍没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畆所輸歳有定數則民易
知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多寡使吏胥得逐歳改
更號為科撥大率歳有增而無損至於受納米斛或選
任峻刻之吏又以薦牘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應法臣
願察州郡有將税數逐歳更改者斟酌數歳之中立為

定數務要便民益申嚴加耗之禁此亦富民之一端也臣愚不習為吏惟陛下洞見民隱益選愛國恤民不欺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方將襲堯舜之隆名享天人之祐助亦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哉

第二劄子

臣竊惟方今國家閒暇正是修明軍政之時軍政之要在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蓋士卒之家有餘不足惟將知之國家俸賜有限故軍中別

蓄辦錢物如古軍市租私養錢之類視其人有疾病宜軫死喪宜恤及口累重大不能自給者稍取以佐之又軍中小小費用不欲煩有司者計亦於此取給逐軍即有寬剰為主帥者謂宜捐之列將使上下優裕不見急缺之態所以為天子撫養士卒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也前世為大將者猶出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為用況其非私財者乎正當深體上意輕財重士但使士卒素飽樂戰即為稱職臣所謂知士卒之情而撫

以恩謂此也軍旅之設本以藩衛百姓而主帥或廢律不用以負任屬之意昔春秋列國之臣猶能訓諸御知義訓羣騶知禮是則舉兵者不但教之坐作進退乃當以忠義開導其心使尊君親上畏法而不敢犯又當不忌不克視部曲中有方畧膽勇材藝可望者提挈長養與共圖報國之効臣所謂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謂此也天下賴陛下神武中外晏然深惟今日大體固不待與隣國較細故以相夸又不可玩其燕安而忘備正

宜有常立事益廣文武之用益漢武帝猶令郡國舉可
為將相者唐憲宗亦命裴度舉一節度使而中外相賀
將得其人士氣自百然後從容戒諭俾加意於撫養訓
戢毋得循習士卒感上之恩畏將之威庶幾緩急可以
倚仗一介小臣不勝惓惓憂國之心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恭惟陛下寤寐英傑慮内外薦舉改官或遺實才修
立薦式使開具事迹日月過一季不復收受將因事擇

人以起治功望於臣子厚甚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輒有管見竊以為内外小吏職有繁簡舊來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意趣向公愈於輩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嘉議論可採器局可望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誠以天下至大職業繁夥所資才器不一而足此亦古者德進事舉言揚之遺意今茲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第恐奉行者迫於應令却不暇考其素行臣又見昨者推

行實迹以來大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舉之人令自供具雖名實迹恐未能盡副上意今來雖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疑在可取之域要須徐察其用心與此事久遠果利果害倘數人皆有可録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逼恐不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畢還任各言功狀尤難得實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麥價而對稱不知者帝以為麥價可撰而能闕所不知嘉其忠信他

日擇按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鄭俠見應舉不以實年者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懲便文之為害也國家設攷官之法拘以六考限以五員纖毫不備有司得以難問葢已詳矣今舉官大吏內則六部寺監之長貳外則監司帥守其貴而不在職者則前宰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賢必不私一小吏以欺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起發之限其有操履議論器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

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薦引以養臣子忠信誠慤之心至於薦舉不當甚者自有謬舉之罰亦足以懲如此庶幾抱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責實之意取進止

擬進劄子

臣聞帝王之出必嚴扈從故有大駕法駕千乘萬騎煩而不可省所以尊嚴致兢懼也陛下留心典禮出入有節自郊祀孟享之外惟德壽宫温清之奉一月屢出兩

宫相距不逺既不欲數蹕煩民往往鴐輿行者未止而扈從之人積習生常恬然不戒至於已事還宫左右禁旅喘汗而相見小黄門諠笑於馬上此何為者也天下乂安君臣簡易不過於觀美為不足今北有强敵方窺伺人誠不可以不戒又每春游豫與民同樂雖亦頗陳禁旅然鑾輿不御以萬乘之尊幅巾匹馬雜於扈騎之中繞出湖山數十里夾道觀者密近天威臣子之心不能不懼又毬馬之設雖以閑習武事然皆昧爽期入宫

掖奔突馳驟揮霍紛紜雖武將強兵素精此伎有如萬分一馬不受鞚手不應節跬步之間何以相見顧明詔有司出入之際申嚴扈從奏其尤不肅者謹游豫之防省毬馬之會陛下安則九廟安矣

擬進劄子二

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必務愛惜日力以圖庶務夫繁而難周者事也迅而易失者幾也往而不反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年於此矣歷時不為不久加之有志足以

大有為而功業未究於天下者是日力多有所棄也竊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百司入局告于有位號為月報一月之中休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之大事如四時孟享侍從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為之休務可也至如雙忌者不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害也若夫立節之名自唐貞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祺天貺之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敢廢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暇相

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為休告於官府失其實矣又國家法度在有司者闗報截㑹比前代為㝡休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於守待而事亦因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秋之節臣竊惑之或者以為李德裕在會昌中休沐輒以令沛然如無事時此不當復有所議臣以為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絶於古古者聖君賢臣有為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盎堯兢兢日行其道舜一日二日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昃不遑暇食周公思事之不合者夜以繼日誠恐失事幾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心叶力之秋非有大故特狃於太平之文飾取日力而棄之豈不惜哉願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慶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司得治事如常日姑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奉虛名而妨實事者有間矣事功既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為休假如承平時此所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明示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銜能於末世

又安足法哉惟明主裁擇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五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如後

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蜀之腰膂淮南江西為其腹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而本州城壁因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為憂夫鄂

州比之沿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蔽然自州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洑者去光州纔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為此非內郡也而舊城從有堆阜蹊隧交於其上說者但見禁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為險不知禁旅之屯不專為此昨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諸軍例皆起發唯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逋寇可為寒心

臣聞古之守禦者不間內外惟其戶口兵財所在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而無財有財而無兵徒捐功費何補於事今鄂州在城內外生齒繁盛六道財計之所揔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為固然勞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為向來每難於興役者緣多先為期限興功倉卒官吏進則希賞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稍賜其費歲

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反顧之慮人心既齊功力自倍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室魯憂旱備先在修城臣非好勞而惡逸顧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厚冒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情益勸竊見民間昨因闕食以田産從人貿易頗得穀米以濟饑歉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賣

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便用准折之律奪田還之
臣以為在法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
折彼良田故為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
之其穀米雖非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
錢穀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歲一槩奪還臣恐從
今以往曾不復贖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
歉歲以產業貿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于契
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

緩急有無相通濟人窘闕

一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臣愚見惟在鎮撫安靜而時發擿其尤無良者天威所臨境内安帖惟是諸州配隸强盜兇惡貸命之人來者猥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牢城指揮舊以四百人為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更不開落四方逋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

長姦偽臣今逐時開落少損外來頂名之弊惟是
井邑浩穰既多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
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幾察臣欲乞下有司令且
戒敕諸郡住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
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隸前來此亦稍省姦宄
綏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
只緣舊請佃人包占過多既不能徧耕遇有剗請

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撿視定奪紛然不已又
當官者各據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存恤舊戶
自非稍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際
各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晚遣官檢賑連歲不
耕即許剗請又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
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幾檢又在法有酬價交
佃之丈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猥多斟量
價數減與來者磨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斯民共

盡地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槩本出良家或迫饑寒或遭誘畧因此終身為賤誠可矜憐臣昨來被旨權贛州日捕治土人往廣南盜牛者其間往往併掠其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僮奴多籍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地頭無復幾察官吏不肖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

時竊來亹亹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謹信人給與
路費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
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畧者皆因都保自言於官官
為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茲平民復見父母在法
雇人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轉雇者年限價錢各
應通計目今逓相循習皆隱落元雇之由徑作牙
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閉年深豈無愁嘆
謂宜自今轉雇者皆明書來歷于約庶年限價錢

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受雇者遂便庶使脫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於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

表

鄂州謝到任表

奏事之官幸天威之密通承恩易守驚地望之過優徒積感藏未知報稱中謝伏念臣早緣世緒叨奉官箴自

憐斷斷之愚第有惓惓之志兹輟行於雙劍蒙改畀於一麾張敞漢世之能臣初淹閒郡西華孔門之高弟僅願小邦深愧往賢驟當劇使眷荆州之内壤推鄂渚之上流星萃使華雲屯禁旅武昌夏口傳誇三國之地形漢廣江沱均被二南之風化矧皇明之所暨兼歲事之既升士馬飽騰稻魚豐賤惟是五方之雜錯或假弁容加以四野之平寛更宜勸相非夙懐於長慮冐少副於鴻私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不以内外重

輕而畧千里之寄不以國家閑暇而忘一日之虞益求循茂之才同遵法度之治豈期綿薄亦與選除臣謹當恭聽訓詞明宣德意遐不謂矣永堅愛上之忠心誠求之當得字人之術

謝淳熈十年歴日表

帝命於昭方行萬年之筴王正既至又頒一歲之書先天不違率土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禹疇錫叙舜歴在躬察風雨霜露之代興固無非教即日月星辰之可

象于以授人國有彝章民歸大順某承流伊始拜貺為榮竹管葭灰喜畫諧於時令杏花菖葉當首勸于春耕

謝淳熙十一年歷日表

象謹昭垂考自占天之史禮嚴欽授頒於守土之臣凡在承流敢忘思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化參溥博躬稟清明察舒慘而見物情驗消長而知治道方更閏朔巳戒孟陬豈惟後天而奉天蓋將先事而慮事臣敢不有嚴省閲益廣布宣敬事使民毋犯四時之禁務農講武

迄成一歲之功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聖壽齊高皇儀迭舉如天之福大慶萃於此時樂帝之心廣愛形於率土中賀越若逢長之歷兹為考德之符無逸御圖太戊先四人之哲允恭傳祚放勛超五帝之年未如儷極之尊共享作朋之壽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隆三紀恩洽多方大度并包全南北生靈之命沖懷高蹈光古今哲父之規偕坤元悠長以無疆豈太極光

陰之可計臣身叨郡寄世荷國恩授筴告休莫獲望九賔之列循環稱賀又將崇八秩之儀

## 賀太上皇后牋

象闕回春慈闈衍慶七同其數天立配以固然萬有斯年帝與齡而未已中賀竊以崇高既極壽考為先八千上古之春秋其端已兆四百老人之甲子所歷為多至矣坤儀受茲神筴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德齊上聖恩視羣生化始宮庭夙應俔天之表計安海宇共成翼子之

謀宜三靈申錫之期豈一人專嚮其福臣靖惟凡陋獲
際休明列辟儀刑見天王事母之孝羣臣稱頌邁人君
偕老之詩

賀皇帝表

帝孝具孚獲彼天人之助皇儀有序慶茲父母之年眷
惟七十者之稀能使千萬人之悅中賀於赫高穹之載
式觀明主之心因其有帝王不可及之誠報以亘古今
所未見之福恭惟皇帝陛下丕圖克紹慈訓是承樂每

寓於五絃發揚斯在禮或加於四豆尊事不忘肆瞻侍
膝之嚴俱衍在躬之歴臣欣聞盛典寅布殊恩坐喜羣
黎皆無凍餒之老行觀一世同為仁壽之民

賀皇后牋

養極思齊仰年齡之方永情均燕喜盖福禄之所同縟
典舉行歡聲充塞中賀竊以宫闈之慶實關宗社之休
宜家可訓於國人受福必于其王母恭惟皇后殿下道
隆内助德厚人倫日聞侍膳之安身奉含飴之樂非煙

非霧鳴鸞同出於九重如山如河被翟往稱於萬壽臣禮嚴拜詔恩許馳箋歡洽皇悰同想玉巵之捧化形婦順載光彤管之書

## 書

### 上執政書

天下幸而無事邊鄙不聳年穀屢豐考之於古命曰國家閒暇之時夫時之有閒暇天所贊也明君賢佐於此得以周覽密察長慮却顧度其所當然而益其所未至

以規恢遠大之業夫為之於閒暇者體胖心佚智慮審而力有餘與夫卒迫而為之者則有間矣故閒暇者天所賛也而修明治具惟明君賢佐然後能之然則謂之閒暇者亦君子之所甚懼也其處之之策奈何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日力不可不惜也夫天道之運寒暑迭進不見其迹而歲功以成者以日數為之也捨之而不務則日失一日大臣法天之運以治人之事身率之以自强不息之誠百官有司孰敢不丕應徯志治道日與與

天同進而不止則大綱立而庶務以次畢起矣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民生不可不厚也夫國與民相恃而後立民安則國不可揺民富則國不可屈故厚民者大臣代天之事也非苟以富强其國而富强之實已默寓於其閒矣譬之元氣實於中外邪客氣尚得而奸之乎將以修之於閒暇則士節不可不養也夫士者有國之菁華也常人樂富貴而士矜名節或曰名節非國之所急也期使人至於樂事而勸功斯已矣彼非知君臣之大誼

而能以其身樂事而勸功乎是誕者之說也故古之人常因其自好者優而養之使中人向慕皆知尊君親上則怯者可化而為勇汙者可化而為修赳赳之夫必可以捍公侯濟濟之士必可以寧天子周所以獲多士之用者賴此故知所以愛日力則與天同功矣知所以厚民生則與地同富矣知所以養士節則與人同欲矣此處閑暇之術也仰惟某官以閎傑之才起西南為天子輔弼明目張膽有意於當世之務而開心見誠又士之

所附也以故君臣之間道同契合凡可以規恢遠大之業者將此時乎爲之願一介微賤早賴先世緒業以忝薄官惟其才下不足以自見奔走州縣有年於此矣近者丞郡于贛屬寇攘之後調守未至上之人不以其無似有旨攝事未幾復畀終滿審察之命願來自遠外方且受察誠願有以自通於下執事然天下之事願不敢驟言故畧陳其端因以爲贄至於采酌士論度其才之所宜而官使之此二三執政之任而非士之所當自言

也

啓

上丞相啓

上賢居位曲全宰物之功支郡之人遽假承流之寵荷恩深厚撫已競慙伏念某樸遬無堪嶔嵚可笑早賴先人之緒纔陪多士之游仕本為貧敢過求於升斗思不出位唯深畏於簡書豈别駕之能賢辱外臺之誤薦游嘗進擬頻有超踰君門九重喜姓名之屢達人生五馬

庶飽暖之有期此葢伏遇大丞相斡旋政幾主張公道
陶鈞所暨小大各遂其形衡石誠陳輕重不踰其分謂
少賤者或多能鄙事而姿鈍者可使牧小民特屈公言
俾膺共理袁安之除楚郡葢由三府之陳姚相之在唐
朝但嚴十道之選事光前載拖及微軀顧敢不宣布上
恩講求民瘼願與南州之俗共樂清時遥瞻東閤之塵
益伸美頌其爲感佩曷敢敷宣

謝辛大卿啓

受察公朝本由推轂疏恩列郡亦既懷章退省孱庸惟深感荷伏念某項為別駕得近行臺表於屬吏之中期以古人之事萬乘之器乃取蟠木以為容千石之鐘豈為寸莛而發響遂關淵聽旋被明揚揆以生平知我莫如於鮑子聞之道路逢人更説於項斯意朝廷諸公之賢多門墻一日之雅倘非憑藉曷有超踰茲葢伏遇某官文武兼資公忠自許冐次九流之不雜目中萬馬之皆空見輒開心不假趦趄囁嚅之請稱之極口率皆沈

着痛快之詞褒衮甚榮夢刀既叶季布河東之召譽偶出於一人袁安楚郡之除選第因於三府至於羈迹全賴公言慚非共理之良𢝊稱同升之義某敢不勤宣上意毋負已知薦長史而稱宰相之才事無近比期國士而用衆人之報人謂斯何抱此愚心要之晚節

通揔領趙郎中啓

恩假一州濫綴銅符之末使連數道適當蕩節之前不勝夙夜之誠輒貢寒暄之問恭惟某官閎才拔俗雅量

鎮浮系胄出於神明被服同乎寒素頃以循良之選入居華要之聯譽藹垂紳眷深負扆時方增於萬寵日當貴於千金不有重臣曷將隆指遜觀周制宗盟為異姓之先載考魯經王人居諸侯之上凡欲憂家而憂國莫如足食以足兵馬既驕騰士皆素飽公車多暇不聞飛赤白之囊即位雖高豈久處丹青之地即膺環召無待席温歸清禁之崇班為聖朝之盛事顧資幘斷斷論甚平平纫觀良史之文頗喜循吏之傳屬分偏壘庶撫小

民驟叨易地之恩全藉登車之庇朝氣雖銳而晝氣則墮在悠久以無愆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盍始終之有賴

回通判劉寺簿啓

登門甚寵夙依君子之光儀得郡鼎來首見故人之姓字況以一時之雅望攝行千里之化權方托交承預深欣抃恭惟某官行無瑕玷學有本原表喬木於百年益尊故物器蟠根於萬乘非假先容頃前説於詩書遂入

司於禮樂茲屈題輿之寄不辭越俎之勞度今日之事為力求其故既後來之善繼兆足以行倘非其人恐孤此意顧歷官何算執事所知屬恭對於天顏荷晉遷於地望武昌夏口人知三國之戰爭漢廣江沱古有二南之風化皆吾人之所誦與聖世之宜先幸嘗交伯仲之間況共寄吏民之上方資警誨少效施為益招耒耜之民庶當有補稍弛錐刀之利茲固無難歲序崢嶸風威栗烈祈謹衛生之節即諧請益之私贊詠之悰敷宣罔

既

回潼州劉檢法啓

都騎枉臨長箋出賜念西州之名士過此者多為南樓之主人乃今幸甚恭惟某官英標玉立雅操冰清深知闗市什一之征未能免俗唯載公車三千之牘大是不凡而況四世巍科一門樂事不難蜀道正當紅橋之懐時遥指都門欲向青藜之照處某專誠屬爾行㫋鼎來望米家書畫之船已開氣象瞻禹貢元纁之篚方助幾

何退食之餘占詞莫盡

生日謝詩詞

僚友之誼休戚是同人子之心存沒自異荷記憐於初度乃辱貺於好音慨然五馬而二毛為之一唱而三歎誦林烏於雅什空羨飛鳴樂海鶡於韶箾惟增悲悵期堅永好不廢珍藏

又

四時迅速莫追喜懼之年三月舒遲尚記劬勞之日誤

辱見存之意過形善禱之詞況以後凋期之晚遇扈蘺與芷已深初度之思匪莪伊蒿更增罔極之念至其藏感何敢弭忘

語

宴留尚書致語

虎頭城下久虛制帥之尊豹尾班中親輟從官之貴三州跂觀萬里騰謠眷惟此邦尤重今日下連洪井吴星當劍氣之衝南阻庾陵漢節映梅花之外整整萬室盤

盤一都美蔚勁於董蒲白紵纖於魯縞列雉可守提封甚寛惟慈愛恵利為能綏遠黎惟文武方畧可以鎮大事孰當隆委書見重臣恭惟知府都鈐閣學尚書當代羽儀清朝喉舌逢時遇主早深黄屋之知論道經邦尚緩黒頭之拜出倡九州之牧入參六事之人會渤海盜賊之已清而淮陽吏民之未附帝咨可者卿往固諧民曰樂哉公來則重雖教音之未布覺誠意之已孚櫪馬無聲聽元戎之號令隴牛誰佩樂化國之耕耘櫂郡通

判奉議地屬爲丞禮嚴事上廹於君命固嘗越尊俎而
代庖者之勤察彼民情惟知籍府庫以望將軍之至自
謂閱時之久行將已事而竣風月一歌庶幾勞者之事
酒肉百拜敢忘隔缺之恭某等猥以賤工欣逢盛事敢
陳口號用佐初筵
坐對崆峒帥府開尚書元是濟川材纔看劒履從天下
倏見旌旗照海來兵衛半年虛抱戟公堂今日共銜杯
文昌暫照東南地已覺光輝近上台

敘一

新安志叙義民

夫名之所謂君子者豈有常哉義之所在焉而已已誠嚮義則人操名以從之一為不義則人操名以去之而世之學士大夫得此名者常多以其講學明而趨操定宜不陷於不義為足以當此然其間固有操名而去之者甚可懼也至於閭閻之人先王之所以望之者有不若學士大夫之詳然不敢忽也自霸者齊威之徒民猶

勉於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匹夫有善可得而選至漢氏猶有孝弟力田之科而鄉縣三老率衆為善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後世為治益簡吏與民益疎凡吏之所施設者皆非教民之具必待其封肝股致祥異幸而吏又以為意然後得與於表閭賜帛之寵至於謹身强力率妻子治田桑以奉事其親聯其兄弟而睦其族鄰者上之所望於下在此矣而有司以其無顯異不復言大率至

老死而無聞是所勸者不可常而可常者勸有所不及也夫兎罝小星之人所以見録於二南萬世傳誦者特以其施之中林無人之中而不忘敬則以爲好德知賤之服役於貴而不敢肆則以爲知命如是而已爾豈若後世之云者哉然民生後世循性而動乃亦有自然過絶於人者雖不必合中道要其心主於爲義以此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人之性善可以爲堯舜信矣誠令世之長民者視人以三代之民而教之以三代之物察

之以三代之法其不以古之民自爲者則寡矣自黄芮以孝書唐史其後篤行之民因事偶見者僅數人類而録之毋使其無傳焉

新安志叙仙釋

學者多疑於鬼神然言有物又云世無仙特有隱君子至漢劉向乃取古之隱者務光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屬皆論以爲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而特欲以出處之迹衆所知者見於世邪君子之於仁固靜而壽其

靜者疑於隱其壽者世則以為仙特所從名之異爾要以盡人之性則氣志昌大而神不散越有決不與萬物俱泯没者此在吾術中矣考之前世傳此者皆祖黄帝老子至秦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為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者之傳也由漢以後又有浮屠氏之說乃更以一死生為務其道要使人決擇以發明其固有則死之與生惟其所遇而無益損乎其真是以蕩然肆志無怵惕乎胸中又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

者非邪自唐書始列神秀於傳至國朝景德中詔纂其源流爲景德中傳燈録此其人皆著見於世不可揜矣若吾州許宣平之操真古所謂隱君子者人特以其後裔爲嘗有見之者而著之仙自餘二家學者併及豎卜皆以次列之覽者擇焉而已矣

羅鄂州小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羅鄂州小集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施華

羅鄂州小集卷六

宋　羅頎　撰

## 傳

### 唐孝子黄芮傳

黄孝子芮歙縣人事親以孝聞唐建中初繼母洪氏疾病芮刲股饋羮而愈正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不絕聲遂終身不捨墓側産芝十四本木連理者四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今縣西九里黄屯是其居處也

始因冦盜黄氏之先與其族人聚徒屯此故名黄屯芮

大和五年卒

宋查待制道傳 從兄陶

查待制道字湛然與秘監陶同祖父元方以䕃歴殿中侍御史道幼沈嶷不羣罕言笑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羮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鑿氷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解裼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歿興元觀察推官冦凖薦其才授著作佐

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通判遂州有使两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奬遷秘書丞徙知杲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爲柵者其酋何彥恵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刄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刄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問其仁是寧害我者

即相率投順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出知寧州令舉賢良方正李宗諤以道名聞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為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尋以本官出知襄州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名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惟簡預焉天禧元年以耳聵表求外任知虢州秋蝗災出官米賑之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道性淳厚務寛恕未嘗笞罰胥吏居京

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
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
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
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
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
卒貧甚其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
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畀儉嘗夢
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

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

陶字大鈞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仕為常州録事參軍歸朝太祖詔大理評事試以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衣銀魚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辦得雪遷工部郎中俄出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宋博為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之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勗宰相言當今習熟法令少如陶比者遂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

知審刑院陶畧攻其失又命代之仍賜金紫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歷任都官郎中遷職方陶卒時詔録其少子前崑山縣尉慶之爲太常寺大祝慶之終太子中舍

凌待詔唐佐盧諫議臣忠傳

凌待詔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進士第授大名府司户帥梁子美甚器重之闕差夏津縣令河北有疑獄唐佐往決之得其情實因感泣夏津是歲旱比還遂雨隨

至時號縣令雨獄上進官二等召為勅令所詳定官遷光禄宗丞歴京畿江東常平後知登聞檢院嘗語侵王黼請祠得南京鴻慶宫翰林承旨鄭三益薦其才堪大用上曰非美髭髯閑於進止者乎即日除開封府司録府尹罷連坐謫衡州酒税後知嚴州號令不煩暇日與諸生講學作易傳數萬言進之以部使者劾罷唐佐警敏事親盡禮好周給親族建炎初起提點京畿刑獄時道路方梗或勸緩進慷慨遂行進直徽猷閣京畿寇盗

充斥與戰數十合殺傷過當三年除知應天府敵騎數十萬圍城城中兵少糧乏外無援兵誓以死守及陷被執敵欲降之指頸曰此可斷不可降也皆義之劉豫欲汙以樞轄不從使留守應天繼得豫虛實密以蠟書奏朝廷事泄豫捕致大梁怒曰何為見賣唐佐曰國家何負於爾而反面事讐一世皆欲殺爾何獨我也豫猶惜其才繫累日度終不可屈遂引出害之臨死曰恨不見梟劉豫羈其妻子於潁昌時紹興二年也明年諸將復

頴昌妻田氏以唐佐死狀聞詔贈待制已而頴昌復陷不復知其家存亡又有盧諫議臣忠字信仲黟縣人登政和中第建炎初由臨安府司理召累遷右正言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而無背官不過此矣後扈駕至建康敵騎有逼近御舟者臣忠叱之勢益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没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歛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宋詹孝子惠明傳

詹孝子惠明婺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鬬殺隣人妻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皆不受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乃手為牒自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齧指出血詞甚哀至太守曾公開告以在法無有哭掩面而出五訴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自灼其頂且數十壯曾公自外禱雨還見而憐之使以狀來母特自若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耳擲廳事上血淋漓左

右皆大驚公竟爲奏八年五月報下詔減其父死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殺人償命自其分爾有妻子不歸視來此何爲惠明終無言至是引出官吏紿以得請擁入市無悔色呼曰養子代老積粟防饑代父償死萬世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縱之人皆伏其誠冐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許以聞乃奏以爲惠明事與漢緹縈相類願於本鄉錫美名仍量賜粟帛庶幾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爲善

者必加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為善於以風示四方在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瞭禮書無故事唯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嚴昭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死雖有故事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以引用乞下本州依赦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匹米二石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為孝悌里板書其事揭之門後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更名惠明以修治

橋梁道路為事至今猶存

謝諫議傳

謝諫議泌字宗源歙人自言晉太傅安二十七世孫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一見奇之謂人曰此子才器不羣異日當顯名於時登進士第知龍州青州綿州彰明縣三遷殿中丞代還獻所著文二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本官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泌抗疏陳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經史子

集為四庫人掌其一太宗嘉之遂以泌廉知集庫淳化中王禹偁請羣官謁宰相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於都堂皆同時接見以防請託泌以為若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夫以萬幾屬任輔臣非接見賓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候見而咨之曾無辭衣之暇古人云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上覽疏嘉歎從之仍以疏送史館會修正殿泌以為不當施采繪亟命代以丹堊且奬其

忠蓋拜左司諫賜金紫幷賜錢三十萬嘗對便殿上稱其狂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自竭昔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為詩閔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後為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特預召自是為例未幾為三司鹽鐵副使時外舅魏羽為使以親嫌換度支副使真宗即位改主客郎中知虢州在郡上疏以為致太平無出姚崇所獻明皇十事臣記雍熈末年趙普嘗

以此獻先帝深以為然俄命普入相尋普病北人擾邊未及施行今北邊已息繼遷請命正是行此十事就太平之日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不用小人不與奔競之流以官爵開直言之路此皆致太平之術陛下十行其八九矣又繼遷小有不恭不足深責平城之事至弱也漢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晉用景延廣之言以絶和致天下横流豈得為強聞敵所貪嗜者禽色利欲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弭其心又自古輔佐聖

明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由宿舊大臣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能為之也願陛下察此則纖人不敢萌心大賢得以畢力矣疏奏上頗嘉歎後知福州代還民刻石於所經之橋名曰去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曽不過數人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旦即其所薦也知襄州日鄧城令張逸有善政縣去州十餘里泌暇日小車從數史渡漢水至鄧城界

以觀風謡或載酒邀逸野飲吟嘯終日而去薦逸官至樞密直學士為時名臣西祀還授泌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盥沐巾褐端坐而終身不敢側時年六十三歸葬鄉里録其子衍為太常寺奉禮部郎衍為將作監主簿

汪推官汲傳

汪宣德汲字子遷績溪人年二十嘉祐進士第嘗為慈谿令德門鄉河塞數十年為疏導溉廢田數千頃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鞫贊善大夫陳知規獄方暑繫

者百餘多病疾汲鮮釋浣浴飲食之訊得其情知規復官繫者出為佛齋以報性絜廉與物無忤而政稱彊明卒於元豐中子奕字公偉時方復詞賦取士奕尚少試太學即為其第三人與弟襄相繼登第友愛尤篤為東流令有書生以妄言繫獄憲使欲寘之極典奕以為狂疾奏上果貸死使者以書謝曰微君吾幾陷失入襄字公弼少從兄游上庠商河常瓌號知名見之驚喜與定交任為南陵主簿太守翟汝文引為兵曹薦其文史足

用詞有古風書遺朝士言不喜為宣城守而喜識汪主簿始褒在太學有詔擇内舍生為使臣學教諭以教諸小内侍大司成汪澥以褒名聞時梁師成為提領方貴寵見褒頗禮憚會褒以内舍三試不中當退舍師成從容言於上有旨特免褒自陳願得退舍不可以褒故亂學校法上使小内侍從褒學者押赴内舍竟不就及登第後師成欲薦以為館職褒自言處學校久方欲試吏州縣不願在册府師成覺其有嫌遠意寖怒語人曰彼

耆儒也詎敢泛之至是秩將滿有内侍為走馬承受過縣劾不時賑濟令佐皆停官被鞫或言師成有力焉後改宣教郎押白金諳北朝用金人權衡虧其半帥怒甚同行皆股栗襄徐辨竟得直嘗作弔陶朱西子賦與寄高遠而奕子安世襄子安行皆復登第安世資端厚教後進有法宦不遂卒安行篤行義能官為金華宰

胡侍制舜陟傳

胡侍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自幼端重登大觀三年上

舍第調山陰簿歷會州秀州教授改宣教郎為睦親宅宗子博士繇御史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遷故職當靖康初金人驟侵中外多事舜陟建議依祖宗法許六察官言事於是極言軍國利病無所隱為上所信嘗面諭曰有事盡言不得觀望自此五日一對率漏下五刻嘗奏言今日威令未振是非紛紜強隣內侮驕將跋扈大臣無同寅協恭之誼小吏有狥私背公之風罪大者傳經典惡同者其罰異勞未見而賞驟至過

已著而任愈隆及言橫恩有可奪茍賤有宜去及治道先後緩急之序因勸上以乾剛獨斷上竦然曰斯言深救朕失非卿忠直安得聞進殿中侍御史俄監秋試進士或謂宰相吳敏方時多事正籍臺評何故令胡殿中入試院敏曰且教汝明閉口一月拜侍御史面賜緋魚又賜文犀帶王雲使北還欲假名號車服餌敵以求和舜陟言敵氣方張使畏而欲解一墮其計不可悔尋議遣康王出使舜陟又言肅王出質不反當以為戒未幾

兵壓境上獨召舜陟問曰卿嘗以和議為不可信今果
然事將奈何舜陟對曰今日上策在於守河大臣之議
惟欲守城則為失計退陳備禦之術且言若宰執得人
則寇不足平章下三省宰執怒擬下遷光禄上不許金
人薄青城而軍舜陟言聞康王在河北人服其忠義乞
多遣蠟書以為元帥募武勇來援乃遣秦仔等八人以
大元帥命王敵所邀金帛億萬舜陟奉詔督索以言抗
之被鞭瀕死偽楚立病中貽以書勸速歸政元祐皇后

又請后留勤王兵邀還二聖其詞甚切仍乞降詔迎立康王於是太上即位于南京以瘡痏丐去除秘閣修撰知廬州方淮西盜賊充斥舜陟奏復帥府於廬州增築東西水門糾合鄉民為廵社首招巨冦劉文舜高勝命以官以其徒為部曲自是諸郡有警即檄之無不辦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半濟伏弩發駭走孫琦來圍城索糧不荅而時出兵擊其鈔掠者琦嘗環城而觀怪寂無人聲及聞喏如雷且垂

燈照塹四壁如一驚嘆而遁丁進攻光州劉正彦討之至廬而進已去舜陟止之于外正彦欲取廬卒以自益又不與正彦不勝忿聞於朝舜陟亦劾其有異意明年正彦果作亂其黨范瓊焚掠壽春遣五騎來責餉舜陟叱斬其四留一還報且戒諸郡無給食陰發卒尾之瓊卷甲南去牽誅死是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邦人立祠生事之積功再遷官加集英殿修撰居三歲上疏言願以所部將兵民兵合劉文舜兵無慮二萬及於本道招

惡少年亦二萬人將之以北當敵必爭之地望許臣躬
上方畧詔曰胡舜陟議論慷慨請兵禦寇以徇國家之
急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趣入覲舜陟見上抗言
方今搢紳皆謂國勢未易振故兵備弛而土宇侵自古
未聞有顓務退避而能立國者惟陛下堅意不屈效漢
高之必戰以起士心上嘉歎之會杜充以宰相宣撫淮
南而制置司罷徙舜陟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俄知建
康府兼措置水軍使充猶未去以殺人為威至遣將擅

入公帑取經制錢舜陟爭之不得自劾攺兩浙宣撫司
參謀官周望以宣撫使守平江不修備舜陟議不見納
乃自為奏乞分兵前途控扼言者以爭進為罪降右文
殿修撰舜陟復說望移軍扼吳江敵過則以舟數千旁
擊之可以取勝不用及敵過江舜陟私遣裨將陳思恭
以小舟數百自太湖出抄之會有焚舟內應者所獲不
貲俄提舉江州太平觀擢知臨安府奏罷和買絹十萬
鐵三萬斤驢鹿皮二千新城豪徐權出力捕殺羣盜

有得逸者安訴其殺平民幾償死舜陟一問得情誅盜而釋豪閫府稱快未幾丁父憂紹興初詔奪服乘驛赴行在以故職宣諭京淮湖北與時相議不合謝歸二年起復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新經李成之禍止存空壘舜陟修城訓兵他日劉忠至城下聞有備去已而還待制職爲廬壽等州安撫使先是舜陟去後州遭殘破守者武人責官逋在民者數萬甚急又託贍卒令市販輸金至則蠲罷之招集流散官爲築室貸種簡集鄉兵

威聲甚震偽齊豪帥王彥充遣其弟谷求款附舜陟將
與之約併力取劉豫會議和乃止後知靜江府兼廣西
經畧聽訟率盡辰漏庭中肅然海寇周聰及東寇陳旺
相繼奔軼聰犯高化等三州旺軼入雷境舜陟以為難
與入海爭利命將嚴守津岸使不得登聰無水可飲而
食且盡轉泊南恩乞降於東路旺尋亦就縛自國家南
狩增市戰馬於橫山諸蕃而馬政未立舜陟為定規畫
置官立務謹火印減役呼所買比常歲贏四倍南丹州

猺莫公晟命知南丹桀黠不受敕結猺人入暴省地舜陟揭榜諸洞募能擒斬者以其官爵貲產畀之又益以錢鹽萬計猺人動心公晟屏跡時以為胡公一榜賢於兵數萬尋奉祠歸後二年又起知靜江府宜章巨寇駱科自稱鎮東王為湖廣之害者十五歲詔舜陟節制三路兵討之即日趨賀州檮李松科挺身降引兵擣其柵所向披靡舜陟從江華出桂陽時他軍已散獨與本道二千人俱而賊處處屯結舜陟拔郭振於囚隸使為先

鋒深躡臨武洞中五戰皆捷降馘萬計振自是進用至秉節鉞世以為知人舜陟卒年六十一州人為罷市醵金致祭飾西山故生祠歲時享之始舜陟既貴父尚在嘗以當賜五品服回授焉弟舜申舜舉既仕乃與約悉以祖産畀弟之在家者曰舜俞雅好讀書多所論著晚號三山老人有奏議文集論語義孔子編年詠古詩師律陣圖藏於家舜申後歷官舒州通判舜舉登進士第知建昌軍南劒州乾道中舜陟季子仰為太府丞輪對

以舜陟所論江淮事進呈上語仰曰豈非欽宗朝作臺諫者乎朕觀實録惟卿父奏疏甚多仰今以直秘閣提舉湖南常平云

方虛谷漁隱叢話攷苕溪漁隱叢話前十六卷後四十卷吾州績溪胡仔元任所著也仔父舜陟號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帥死於静江府獄中實秦檜殺之也羅鄂州新安志畧不書回嘗見其族孫示予家傳六大帙靖康圍城中奏議戰守事甚多故詆郭京尤力後兩帥廬州丈臣之善用兵者也檜之殺之殆以此元任寓居霅上謂阮閱閎休詩總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紀以年代為後先回幼好之學詩實自此始元任以閎休分門為未然有湯岩起者閎休鄉人著詩海遺藁又以元任為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紀其

自作之詩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詩人世次為先後於諸
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或斷以已意視皇朝類苑中槩取
而並書者豈不為優近回著名僧詩話實用元任條例
元任歷官事迹當俟續書○宋史本傳及家傳云舜陟
為廣西經畧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為運副呂源所按事
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柳
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
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讒奏遣大理寺官袁楠燕仰之
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
死為之哭妻汪氏訴於朝詔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
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
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劾官不可不懲
遂送楠仰之吏部後舜陟贈少師子仔以蔭授迪功郎
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六轉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
按羅鄂州新安於王黼之害王愈秦檜之殺舜陟皆畧
而不書非杏庭虛谷兩公一白之則其迹泯矣然則是

書精博雖未易及至其義類取舍之間疑大有可議者焉姑記二事以諗觀者

魏太尉羽傳

大魏太尉羽字垂天婺源人唐鄭公之後真宗名臣傳云羽自言鄭公十四世孫按陳無已作魏嘉州銘稱司徒謩之子别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羽然則羽乃鄭公十世孫耳初仕江南為昭文館校書郎出為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師渡江道出城下羽歸款轅門太祖聞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命知興州尋知京兆府屬河間守將以征賦榷酤之入盜為已用遣羽覆實暮年得羡餘

以億計因言本州録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為即墨未滿歲而移遷調之司頗未均一太宗以其敢言詔加褒轉後為户部郎中上疏願省三司職官之半可以責成仍條利病二十事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遷鹽鐵最上案判官立位為三司判官之首上以唐世尚臺閣目卿監為冗官欲復古優其選擇諸曹正郎有才望者並補少卿監以羽為秘書少監嘗請簿許王府僚吏之過乞依唐置封駁司命大臣領之事皆見從上

稱其有心計通明吏道真宗即位歴禮部侍郎卒年五十八以其長子玠為奉禮郎玠卒羽妻自陳家貧無禄録其子校書郎瓘為奉禮郎後贈羽太尉羽强力善處繁劇在三司出入十八年習知財賦之事

胡司業仲傳

胡司業仲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凡偉仮為莊周夢蝶詩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夢覺真妄兩悠悠紹興之年十四隨凡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為之首教

官命移按就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蘓文忠公爲太守
聞之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登第試學官授潁州教
授部使者列薦崇寧初召爲太學正進博士數歲遷秘
書丞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歷及禮書除右正言數月
以親嫌改符寶郎遷辟廱司業後二歲責監杭州樓店
務繼知無爲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幸斂錢數百千
積藏寘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積與薄書具
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尚慈恕民繪其像

在學校久於名士多所甄引遭喪亂遺稿存者尚二十萬言從弟侃字彦和始名侔登進士乙科嘗仕為宰去官尋得直竟不復出凡數十年自號柳湖居士恬靜好書晚苦目疾猶使子孫誦而聽之將自為誌積官至大夫

舊志云伸在太學與汪龍溪齊名時人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其為時所重如此

浮溪文粹後載鄂州遺文有此篇與此微有異同今弁録之文曰胡司業伸彦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凡偉仮為夢蝶詩伸亦隨作末云誰能分覺夢真妄兩悠悠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輙先出又數為之首教官命徒按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時為守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在太

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登第試學官為教授部使者合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累遷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歷及禮書除左正言以親改符寶郎遷辟廱司業嘗坐謫已而知無為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斂錢百千櫝藏寘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櫝與薄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仁恕民繪像事之從弟侃字彥和登第後嘗知樂清縣廉訪使令買甘數甚廣收直六百侃不從以事見按繼知黄岡縣亦以病自免後累調官不赴居數十年性好書晚苦目病猶使子孫誦而聽之預自為墓誌將終與醫敘訣醫出門而絕羅願傳

## 王提刑汝舟傳

王提刑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繞

冠登第性豁達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色詞知舒城縣熈寧中歲薦饑推行荒政甚悉所全活不可勝計後知南劍州時沙縣獲强盜十三人已殺其魁餘十二人皆當死汝舟閲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其贓之狀三日而決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汝舟才力明爽治無劇易以惠利為本摧伏豪强貧弱得職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訟者好傅律為詞若不可破汝舟徐以恩義曉譬皆意折而去哲宗擢為京東轉運

判官奏對言厚風俗莫先於教養願詔長吏每月臨視學校教授當限年革少年新進及本貫人為之又吏貪暴者殆出於天資今雖以此抵罪纔期即叙願永不令為親民之官又言人戶典賣推割不即併歸一戶官司失察遂為詭名久益難曉故賦稅積欠者多臣嘗三為縣令每因造二稅簿即比對五等丁稅黨戶眼有多寡不同者以所剩戶數令人戶自首并令鄉書手照對收併一處供輸遂無挂欠亦省簿書之費願詔監司檢察

若簿書整齊則無積欠之弊有補國計又請立法委監司視縣劇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願狀連書奏裁監司涉私者以違制論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彦由北京入相汝舟欲漸還里託求江西忠彦至中書為言執政皆以為下遷不可忠彦曰王某以退為進也朝旨降樣市北珠奏言真宗時詔益州市錦六千匹知州趙禎止市千匹至天聖中仁宗因禎奏對奬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東淮省符市錦未幾移河北又拋買北一珠之直

至九十四千陛下即位之初聖政一新錦與珠如不可
罷猶願詔有司損其數以留難得之錢少助經費疏奏
即日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產深冀邢趙洺霸所出甚微
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住州縣召保給據往買有往
復阻節之勞以故多私買而諸場停積不售願只令
就場召保又解池經水患未復請榷以河北見積大
小鹽通入陝西責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刑告老而歸
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失閒居閱六歲安卧而

逝年七十九汝舟內行修事祖父母孝繼祖母胡氏沒李父特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在南劒上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觧官接服以終三年下禮官議詔特聽之因著爲令始筮仕南豐曽鞏贈以詩曰身役簿書雖擾擾力窮文史尚桓桓李清臣嘗勸習大科不願晩號雲溪翁有文百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胡金部伋傳

胡金部伋字彥思婺源人父紹幼力學嘉祐中林希爲

州考試官紹首薦禮部尚書品天下魁文以紹為第一
晩為剡主簿州遣官分檢諸縣旱七縣訴所檢不實獨
紹所檢山陰無訴者守因盡委覆視之新昌尤多大族
而紹所蠲例下户後分檢七人者皆衝替紹益知名仮
紹聖中與弟伸同登第累歷中外政和四年通判深州
廨有菜圃千六百餘畦歲得錢踰二百萬仮以圃送公
使庫時州縣官頗營圃規利河北副將令禁卒賣菜虛
價錢者五十六人北平軍稻田務官以菜錢決債兵士

致斷腕會稽便使者沈積中以仮事聞詔奬之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苟得以思義公儀休身相魯國怒拔園葵孔奮為姑臧長不欲自潤舊史載之以為美談汝久踐郎省出倅方州導條詔之嚴挺潔廉之操能却園利悉歸有司庶幾古人可勵流俗覆實來上朕用汝嘉於是鞫二人者召仮赴朝終金部郎中

唐吳御史少微傳

吳御史少微新安人第進士長安中累至晉陽尉與武

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為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吳富體少微撰崇福寺鐘銘嘉謨作雙龍泉及千燭谷頌尤為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時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中興初吏部侍郎韋嗣立薦少微嘉謨同時為左右臺監察御史少微卧病聞嘉謨死慟哭賦詩尋亦卒有文集各五卷谷倚後客死文章遺失少

徵子肇開元中為中書舍人新舊唐書皆稱少微新安人祥符圖經亦載於歙惟缺臺記缺其望也

王校正希羽傳孫明

王校正希羽歙縣人詞藝優博天復元年登第時年七十餘先是昭宗新平内難聞放新進士詔知貢杜德祥有孤貧屈人宜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希羽曹松劉象柯崇鄭希顏應詔各授校正其制云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貫

司倉爲詩此外無他長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狀年亦逾七十象京兆人崇希賢閬人皆以詩卷及第年六十餘號五老牓

希羽孫朋宋建隆初爲郢陵令以廉律身百姓訟五代故例行賕賂皆不受曰但爲我買薪芻積某處久之如山因築堤備水患太祖聞之擢知廣州歸日僅以衣橐自隨鄉人號其里曰榮歸

## 汪司空武傳

汪司空武者唐乾符中仕州爲游奕使先是州遇羅旻爲弦高鎮將追寇於銅步以溺死四年遣武繼之武乃於武口創鎮至中和二年又於溇灘爲營自武口徙判

婺源都鎮事戰守數月有功至龍紀初楊行密錄其功有云昨者趙乾芝殘黨經過遽能出軍戰敵擒節級六十餘輩殺凶徒二百餘人獲樊津之素書收熊泰之朱記時行密為寧國節度留後遂補為節度押衙光化三年遥領汀滁二州刺史始武以私財買民地置縣城邑以其税入巳戶左右戰守凡數歲遷縣入焉因以制置二十餘年使其人不為外寇侵擾陶雅為歙州刺史暴增民賦武不為屈以故迄武之世縣人賴之天祐三年

二月武死雅使衙内指揮朱環代之因制置廵轄四縣後劉津為都制置使而縣人祠武號汪司空子裦天復三年楊氏承制補佐押衙長劒都副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

唐建安寺主智琚傳

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趙郡典午世東遷遂為新安人父禕仕梁為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法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

師也次聽雅公般若又聽詧公三論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常倫口不言人服無受色後三屆指逝於常州建安寺武德二年弟子常衍為立碑西陽王記室曹憲為文定莊禪師新安人牛頭自法融禪師傳三世旁出十二人莊其一也無機緣語句○茂源和尚歙州人得法於吉州性空禪師平田來參源歎起身平田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任麼時請師道源以手掩耳平田放日一步易兩步難源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阿師不免諸方點檢○珠溪謙禪師歙州人得法於雲居道膺饒州刺史為謙造大藏殿謙與一僧同看次謙喚某甲僧應喏謙曰此殿着得多少佛曰着即不無有人不肯謙曰我不問遮箇人曰若

此則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謙後住兜率山而終○瀾大德興唐寺僧名清瀾性狐高住叢林九華杜荀鶴贈詩云祇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瀾答詩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僧世多傳之與婺州僧貫休相善以詩丈往還今精舍往往有瀾所為碑搭在寺後

## 城陽山人許宣平傳

許宣平歙縣人唐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絕粒不食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馬時負薪入城賣之擔上桂花瓢及曲竹杖醉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每拯人艱危救其疾苦訪之多

不見惟壁有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壟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題之於洛陽同華傳舍閒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覧之曰此僊人詩也乃游新安涉谿登山累訪不獲題其菴云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不復知所在後百餘歲至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入樵南山有人

坐石上食桃甚大謂嫗曰我明奴祖也嫗言常聞仙翁已得仙多年宣平言爾歸爲我語明奴我常在此山中與嫗一桃食之而美嫗自是增食顏童體輕中和後兵荒相繼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後人時有見之者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升林木而去

聶真人師道傳從孫紹元

聶師道字宗微歙縣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于方外後得内傳服松脂法乃與同志登績溪百丈山採之夜

半峯頂月明有天樂起東南紫雲中久之聲益近至石金山少止兩山相距三十里然頂上相望纔咫尺少時𣪠小鼓復通奏笙簫金石弦匏以拍節大鼓其音清揚不類人世至雞鳴止山下居人是夕皆聞之同行者歎曰方採靈藥而所聞如此此亦君得道之證也後泊南岳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山中時有見之者迺辟穀七日獨往日暮有樵者坐谿上告以蔡君所居深遠不可到東有人家可宿樵者因凌水而渡師

道曰送之東行見草舍蘺落主人類農者年可三十許
問適見樵者否此蔡道者也因投宿啓黄甕合得茶飲
之絶佳明旦行有老父問所從來謂曰蔡君父子偕隱
此山昨夕所宿即其子也折草長尺餘形似薑苗師道
咀之而甘因使取水遂失所在自是益精健還觀巳月
餘日乃知彭真人亦嘗隱此山也後居鄉里每入山虎
豹遇之皆弭馴伏拊之乃起或以所採薪藥令負還以
故歙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害後將復往南岳聞漢

梅福梁蕭子雲皆隱玉笥山中乃三游郁木坑見丈夫布衣烏帽年若五十許人相問勞已謂曰子宿業已淨應有名玉籍雖未即飛升當亦度世我謝修通也本居南岳與彭蔡偕隱已三百餘年知子嘗遊洞靈源吾適為東華君命主玉笥山地仙兼掌清空觀墳土祀今子與吾宿有分故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可待也師道跪謝之同行數里忽有草舍新潔命師道坐木馬上已坐白石鹿上俄有丱角以湯

飲師道神氣灑然修通指架上素書令抽取一卷曰習
之當得道我有弟子紫芝在九疑山往見之傳我語必
爲子盡其旨矣儻不見者第投書於毛女溪上洞中且
題石壁致吾意言訖忽不見師道已在郁木坑外蓋七
日矣素書西王母理化衆仙之要然不可盡解遂至九
疑訪紫芝或言毛女溪有一隱者莫知其名人或見之
師道累求不獲乃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人稱紫芝教以
疑義歲餘還山房田頵園新安師道白太守裴樞夜縋

見頵頵為斂兵又為請陶雅為守楊氏據有江淮召至廣陵建真元宫處之使為人祈福號問政先生一旦謂弟子曰我為仙官所召言訖而逝比斂棺有聲視之若蟬蜕然因就葬之數日有自豫章來者言見之於道以一小童自隨云離南岳多年今當暫往耳所至多宿舊遊守𮌎半年後又有見之於衡陽者云歸洞源矣後二十年問政故居之上數有雲鶴盤旋衆請於楊氏發所藏衣冠歸葬自楊至歙千餘里其上常有雲氣兼鳴鶴

翔導至山三日而散楊氏加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

從孫紹元

紹元字伯初母程氏始孕便畏葷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長好丈史尤精玄學嘗詣金陵受戒籙是夜夢入一城官府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上圖形旁題云聶紹元十八而入道二十授上清畢壇二十六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而還閒政山築室號草堂事母勤瘁不交流俗自號無名

于世多以錬師稱之忽晨起沐浴戒家人以伯祖有訓宜世勤修錬毋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有光自空而下遠望疑以為火至則無他而紹元已化矣先一夕告母曰胡將軍至可備酒果至是若有就坐者詰旦僕夫自外入云錬師與三道士衣朱緑乘馬武士冠帶從者數輩熖然南去錬師回首語之曰吾往南岳矣最後一人云為語宅中謝貽我酒果甞撰宗性論修真秘旨各一篇學士徐鉉及弟鍇稱之曰吴筠施肩吾不能過

也黄山谷書問政先生誥後故淮浙宣歙管內道門威儀逍遥大師問政先生新安聶師道宗微少則事道士于方外發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于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諡為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唯衣履存焉此贈告楊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温徐温也特進守侍郎尋楊公臣知誥李昇也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雪山子道茂傳

雪山子道茂歙縣紀氏子少時每遇盛夏輒以昏暮伏草莽中求以身施蚋者二十年始往休寧普滿院時郭

公三益為尉問數與語郭公由是好佛法後往通州白狼山晚歸自號覺菴未嘗為人白推或問之答曰是第一義者可輕以假人邪有妻死求出家者茂終不納曰彼一時所激非為法求也此人再娶已又買妾竟如所料大觀中郡守使其鄉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雲門下求與茂通法屬茂不荅及茂去世月言彼非坐滅乃其徒偽為之守使檢尸檢者踏其要股使伸伸已隨結焚之西闕渡頂骨諸根不壞煙所及雖水皆得舍利有

池陽百問行於世寧道者婺源汪氏名道寧壯歲以道者游四方蔣山泉禪師許為法器還

家棄妻子祝髮參五祖演禪師誦金剛有悟演印可之辭去游潭州天寧為第一座尋住報慈開福政和三年十二月四日沐浴小參次日告衆曰南長至天地一陽生萬物數與義生死與去來從來無忌諱華藏門開主伴俱備師子翻身象王游戲如今不究根源直到龍華三會某甲作道人四十年為僧三十五夏始作道人時曰誦金剛經二十卷在明州育王山燒浴誦至於此章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不覺脚在湯桶脚皱桶破當體獲解脫道證本元常無奈彼處宗師闕頭印證自此徧參明州諸尊宿雪竇老良禪師過天台參湧泉覺至開先見心印到衢州參紫湖闕入廬山見羅漢英說禪祖偈至圓通參法鏡禪師將住一年渡江到三祖見宗禪師深入旨趣得游戲三昧到太平見清禪師提趙州狗子無佛性闕師資方順透身便退回至白蓮峯下再

來菴前見一蓬頭老人提忠國師古佛淨話如削下千斤重擔自此之後方脫去貼肉汗衫無奈業緣未盡紹報慈開福道場某甲初七日與大衆相别脫去殼漏子别有前程出家佛子徹髓徹皮三昧海中游戲自在輪迴界内任意升騰所以俱尸城畔顯示雙趺熊耳峯前新携隻履前人不了累及後來畫像起摹至于今日又道吾紫磨金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於此撿點得出不唯穿却黄面老子鼻孔亦知報慈落處其或未然報慈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丈殊遇彌勒咄至初七日升座衆纔定即已逝矣得其法者月菴道果而郡僧覺又嘗參之文歙縣楚氏子與凡道才皆出家游方有聲道才參東林總住威勝軍天寧自號海上横行才道者而文嘗住蘄州穹隆山云

張承務擴傳

張擴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游時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脉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載素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擴視之曰此嗜卧證也後三日當蘸蘸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當塗郭祥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爲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

使視涎沫中當有物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脉當發居三年左乳下有瘡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蝦游脉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

子之賜已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董正封知歙州擴以太素切其脉曰承議今歲當奏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為疑適宛陵有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語許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崇寧中擴謂曰大夫食禄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詔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

召還歲中自戸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應天府擴謂曰尚書無官脉旦夕當有謫俄被旨放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徹時祁門宰陳儒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脉名宦當繇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大夫中興遂為上相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脉未圓歲在辛卯見之曰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擴後以罪謫永州至洪

州晨起見師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師曰
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
揮字子發傳兄業為人純孝有常士大夫多愛重之

宗白頭嗣宗傳

宗白頭者名嗣宗歙縣陳氏受業水西寺試經得度年
二十游方參徑山睿深見器重去即龍門還道林勸江
浙廬皖荊楚湘漢之間凡菴居屏處禪林所稱者輒造而
問之聞洞下有覺首座在大洪山宗壽長七齡僧先一

夏服訓累年殆忘寢寐覺嘗問晧月當空時如何宗云
正是恁麽時節反覆酬答忽有省後從覺於泗州普照
覺去遂代之時建炎初也開堂云唱井菴畔以真似偽
斷足岩前乃精乃粹遂為覺拈一瓣以酬法乳諸方乃
知洞下一宗復有人矣尋住常州善權及明州翠岩雪
竇嘗示人曰大衆體究此事第一不得依樣畫胡蘆第
二不得去古人背後义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兎第四不
得無繩自縛何謂依樣畫胡蘆如今學者不肯退步休

歇一向用心强作道理見古人立箇拳也立箇拳劃箇圓相也劃箇圓相提起座具拂袖便行及至窮究着黑漫漫地何謂古人背後义手學者已是不明日夜商量古人公案這箇話又如何那箇問答又如何設或會得祇是別人底被他言語攬縛得來不成腸肚豈不見道若要提唱宗乘須是從自已胸襟流出何謂守株待免有種學者認得箇影響秖管泥在一處或良久或退後認着不忘一生無動轉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

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何謂
無繩自縛學者在衆中不肯親近尊宿決擇此事但認
箇自家休歇一向癡坐從朝至暮秖管瞌睡所以道透
網金鱗猶滯水迴塗石馬出沙籠若是本分坐禪人孜
孜念念未嘗暫時與此事有絲毫隔行住坐卧常在其
中不見洞山在方丈坐有贊歎者云僧家好終日無事
山云莫如此說僧有僧事俗有俗事山僧在此無剪指
爪底工夫且道洞山在方丈中作箇什麽見得僧堂裏

亦不是閒坐處若不是恁麼見去盡是虛光陰直須念
念無間斷步步無間斷時時無間斷處處無間斷有僧
問曹山如何是無間斷底人山曰曹山今日傷盃僧曰
某甲不會山曰東西不辨即是倒這裏作麼生體悉久
參高士相證明後學初心各自努力將終書偈全心自
照無佛無人諸緣不共時至便行其全身建塔于雪竇
而翠岩取其大衣藏於無際菴閱世六十九坐夏五十
四宗貌清癯氣韻平淡慈忍無嗔恚徑山杲少所許可

嘗贊之曰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即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二峯之峭峻即師之舌也不動口不饒舌已說今說當說也大奇也大奇此是吾家真白眉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程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壯公靈洗之後登第為仁和尉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彊明競渡者持仗而譁官兵不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衆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

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逃絕者邁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零逃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閲按釋其三無異議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勑見其名詔與語曰往在大學見君今爲縣有美政薦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過里里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閲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齎券乃慶歷三年時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産訟者

歎以為神曰早二十年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為息後入為戸部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使以辦聞命再任繼除直秘閣中使李彥銜旨宣諭因語邁西城所田須農具邁送鐵農具一車彥大笑尋褫職任太上即位南京召除左司員外郎後遷大府卿提郊祀事務省什六七因編進命付史館會建州賊葉濃據城稱兵以邁為福建運使直龍圖閣按舊給州縣鹽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叛兵至白沙聞有備去建

州劇賊范爲陰窺福州統制李捧爲所敗邁遣約降有日會謝嚮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爲功於是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劒汀邵武皆盜區邁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范爲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劒界移制置使兵入屯三田范爲由是不敢窺興化漳泉邁遣度大將辛企宗謝嚮等終不能平盜寇請王師航海十五日至福州庶一戰滅賊章十上不報乃奏謝嚮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

悟命大臣由海道賊不虞王師至不一日平費不及民及請録死事後給脅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胔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舡米五萬以寛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進松溪反汀漳有寇頼以平紹興二年召進徽猷閣待制知温州縣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猾以次逋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温州之政光絶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知信州會議復發運司以邁充使邁以為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

任大重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蓄積則利源太狹積效太速又令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未廣而倉船稍脚之費皆未知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諭之且令增給糴本陛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為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為表裏今天下則益分租庸專於運使常平專提舉鹽鐵則有茶鹽司皷

鑄則有坑冶司平凖則有市易司户税既總之發運獨存其名耳況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卿雜學士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各因其郡縣爲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而所費糴本幾半廷臣屢以爲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

十四五則糴買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軍後興為一新官府陶甓貸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饑多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奏蠲舟車征算增米價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手條寬恤三十餘事揭於州門民以寧息徙温州至適火後為營官舍千區開河渠立望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勸詔書襃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二百餘人以使臣廩

羈縻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尋罷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孫叔達今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羅願傳浮溪文粹載鄂州遺文二篇乃程邁胡仲二傳也羅集舊本止載胡傳今并以程傳增入

羅鄂州小集卷六

羅鄂州小集附録

羅頌遺文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原闕三首

謙光齋

實焉而若虛有焉而弗恃一謙四益光亦大矣若夫當仁不避見義敢為則舍我其誰

待問堂

壯哉縣非十室選其英為士率咨問者教之一善誘人亦多術

兊軒

肅羣賢之誾誾為從容之文會刮造化其鋪張包古今其洶汰厭流俗之論畀喜吾儒之道大無軒冕而體胖不鐘鼓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漸故説言乎澤兊悟天地之兩間惟樂此之為最

顔公山記

顏公山在休寧為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顏公嘗隱於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東西折而為溪故又謂之顏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謂之顏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平地常較一月憑高以望可見黄山而其所延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舊云山在縣南九十里今纔去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指故縣而言所增亦無幾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為山

之半又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窊處有平地無類五畝許有龍池二在焉各不過尋丈竊意凡窊處舊皆蓄湖水後人堙之而僅為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上愈高愈淒緊故謀始者不能捨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所載凡山川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亘高天宜必有神矣特以顔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於今公既灑然潔清故來遊者未嘗攜脯醢而有

禱於龍者義不擊鮮於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驚以蛇虺之變其最異者龍本以行雨為職用力勞今乃有不忍血食者凡諸鄉来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外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間及其請於内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麵代牲人無敢茹葷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龍池嗜欲非公莫能知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其為鯉未知其為龍後人既别之以二池故龍之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凡

田里之人或得子差暮輒夫婦默禱公往往賜之兆朕
叱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羣兒中以顔為小字者所
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應又如此山舊有公像建炎
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顔公云者猶言遠公
誌公尒非必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洲僧伽之像而
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仙釋
之間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金
部郎高郵吴扞素重之為以全真名其菴歲在戊寅圓

坐脱如宗繼之衆人賞其質直凡殿及鐘樓皆其所為
令年過七十不少衰者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吳師禮
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朱櫂寓焉亦登第
於是櫂之姪申及其從姪況儆其叔之為者申以丁未
歲入太學況以已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德予謂
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淡精思文字間山初不即人人
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立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藐姑
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櫂與正在一

科第公果成就之何暇多方邪予既因權之請為作碑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顏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豢此羣龍嗟龍之德與公實同在人能人在虫能蟲上下八極從公西東公示厭世忽然乘風龍則異池精神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豐曰誰命之必歸於公勉之學列匪其力農立志讀書即此山中烝然而來尚其或逢

## 古巖經藏記

古巖知名寺也予少而遊焉愛其僧房在石下有坡陀嵌空之狀已而上經閣函列整整可以手探而意取念方外之士肯以其餘閒徜徉於此因盡閱其經盖亦足樂其後聞欲更為藏予私以為是得已而不已者淳熙十年冬住持慈悅遣守如來告曰經閣起於紹興中惟經實營之閣久而益壞慈悅與慈妙守暉等乞錢為藏於東偏方汝霖汝再首助之以迄于成且閣之於尊經有所未至也今既大為之輪衍八面以為十置函其間

上為蓮花千葉比盧居之五十二大士縹緲於孤雲之
上當其機緘一動果若山君海王擁而挾之以趨經不
既嚴矣乎敢請記予於是知其有為而為之也嘗聞佛
之視斯人如慈母之於子丁寧訓敕惟恐其未喻而意
之所歸則有卓然而至當者故其書徧于天下而方以
為無法之可說自佛既滅其徒相與誦而講之不勝其
浩博而即心之義始出理事之相資空有之相宣語默
之相救凡所以明此非真有所謂教外之傳也迨分而

為南北之宗又散而為五家之派號為參禪者皆患言之障道而思造於忘言之域故顯認諸方語以為直截之要其立意則善然其取捨决擇或至流而為戲論大凡方便悟解則佛之說與其祖與師之說初不害其忘言如或不然則二者均之為有言宜異乎此而泥乎彼猶未免於有言也以言而求忘言去道亦遠矣蓋昔嘗有難佛者一示之以良久而迷雲頓開佛於是乎有鞭影之喻然則施於棒喝實祖其故智也觀其書者亦必

有道矣如上人既嘗遊四方宜必有所聞而猶以雕鏤塗飾旋斡震眩焉足以尊經又以予之文為足以表其尊經之指而請焉何予謂玩華而忘實故晚未聞道方顧晦前所為抱周孔之書而熟味之以究夫性命之極萬一有所自得而後考佛之書取其與吾儒合者明著焉以授之庶乎其有補恐其不能待也姑述舊聞十一月朔日頌記

小飛來記

歙之南八十有五里官道之右溪流清淺其外有山綿亘雜木森立石趾隱見甚可愛也淳熙戊戌歲里人洪君元輔始爲軒檻面山而臨流予弟端良爲牓之曰小飛來盖取其靈隱前也飛來峰在都城秀麗絶天下造次那有其比然行役之君子自蜀甘溪來者閒前嶺造天心方憚之其來自吳會者則又初脫險阻驟見山水如此莫不據鞍轉盻揚鞭而指曰天下佳處也當是時謂之似飛來誰以爲過君既時節會親友又往往揖冠

葢而觴之不羡夫士女追隨緣樽烏標選勝於烏猿之左右也樵木嘯歌鶖鴨浮湛皆自有態度不羡夫泠泉之上侶談僧而觀浴鶴也去家蛙步無它限隔瞑色入座繼以明月不羡夫回舟九里松望城闉背夕陽而歸也予喜君之營是為適得其處既有以自娱又以佳名聳動觀聽其計得矣顧有巨麗者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之父子誠有志於古深思而力體之毋謂若飛來之可以偶然而似也

江祈院記

浮屠氏之道即吾儒所謂一以貫之者後世既判為禪律而僧之所居亦隨以别大抵恢一堂華一藏峻一塔輒能因人以暴著其事四方亦喜於傳誦之者必其寺之屬於禪者也而律則不然雖焚脩之甚嚴輪奐之甚備往往文獻缺焉殆不可攷豈惟常情重禪而輕律其人亦自生退屈不敢與禪為比是使處於禪者日益肆處於律者日益偷豈其義本然哉吾郡江祁院起於楊

氏順義二年國朝因之宣和間火於睦冦行滿稍為方丈法堂以居繼又新其廊廡滿亡於紹興丙辰令淨悟師實佐淨慧主院事慧清脩梵行安於簡静悟能強力濟之蓋自丙辰後三年得檀者洪羽成龔覺澄等而殿成又四年得淨本而三門成又十有四年得元圭及鮑氏女而鐘與樓成於是悟始代慧慨然思以律自顯既得銘於將作丞汪公因請為院作記未及為而公即世悟之嚮益髙其欲得記亦愈甚公弟秘書丞許卒凡之

志乾道庚寅冬方具藁又不克集至其孫澄持悟之所述泣以授某曰先君有治命當以記屬公不可以辭即遂取而收之然私以謂悟其少壯時不憚勤勞以能有此棟宇方欲假大君子之文以為光寵葢始終於兩公之門者不知幾年而竟得陸陸如其者為之事之不可料如此矧尋尺之石亦有時而泐則所恃以不朽者其微哉誠使今之士大夫能如悟之用心内信所挾不以法俗分別為輕重卓然有所立於世則凡能言之士雖

不褰裳以求之誰不樂為書者其視悟用工之勞劬得名之久近不可同日道也故因以廣之以為吾鄙之勸云

羅願遺文

鄂州太守墓誌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㣲州歙縣人曽祖承吉祖諱舉朝請大夫考諱彥濟吏部尚書龍圖閣大學士新安開國侯累贈少師妣魯國夫人俞氏紹興二十二年以

先君任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浣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擢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郢州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歙縣永豐鄉幹村之源娶宋氏封安人子皁臣蚤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泰初次未行孫㯹當以致仕恩得官兄資超邁身長七尺眉

目聳異自少負志氣力學殆天性儕輩或少息終不休過庭時每出文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逮晚節讀書著述如課程倦極徙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喜甚若他人好好色嗜甘毳然居喪終制寢苫室絶葷茹如禮性不論使阿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為其在荆州帥葉公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説出復入及為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為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

大欲其屏紛華事簡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為者皆當置
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尋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
二程期之其佐京口屢爭事令兵部侍郎耿公秉為郡
每言為僚率雷同相取下助我特羅君守郢登對其一
乞申勅四方主帥修明軍政禁私役其二欲如西漢武
宣璽書責厲州郡光武一札賜方國為聳動之具以勸
事功其三擇縣劇易以選能吏上問京口軍民情條對
甚悉到郡為政清靜庭無留辭京山民董小大有妹為

張復禮所奸因欲娶之不可則醉酒棰其父母小大與其黨擊之致死皆謂罪在大辟兄獨以情輕奏部使者不謂然使再勘公言復禮奸人女至辱其親小大醉后至此情可念奏上果從杖貸未幾悍卒吳順在娼舍蹋死民陳舍僧大吏庇之無敢言舍僧單獨或請執杖以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順成其獄部使者怒以前後輕重不類兄曰軍人殺平民能使大吏為覆護橫甚後取旨竟絞郢盖馬綱道所自出食穀舊責之都保至是部悉

自任凡免役科優十一事凡歷官可紀甚多而弗自言其梗槩若此凡始為進士屢上春官不第其為詩文至藏槀數十筆力高古時出奇詭跌宕識者以為有西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永豈惟門戶之痛云弟朝散郎新權通判蘄州事賜緋頌誌

記程叔清女死節事

始方臘來寇時歙縣人程叔清家避地於城南有女年十七父母計曰我等處此不幸則死獨此女年色方盛

萬一辱於賊何以見族黨乃呼謂曰吾州之俗尤以淫為諱爾良家女也足未嘗出閨閫賊倘以兵脅爾當奈何女曰兒豈從賊者必不可當以死拒之親族又從旁審其語女因取所攜衣囊負以趨且為見執罵賊狀父母喜曰果如是真吾女也吾聞死於兵者用道家說醮九幽則能升濟魂魄爾勿慮女笑曰諾明日散處東塘山中女適為賊所遇賊好謂曰吾以爾歸聖公毋憂不富貴女曰爾輩欺天害人狗彘之不若何聖公也賊脅

以刃曰不從吾言必殺若女曰我知有官府不知有賊
賊先斷其髻益以好語誘之女且唾且罵賊知不可屈
刀亂下潰其尸乃去有二兒隱旁大石下備窺見本末
為其家言之皆悲喜因葬東塘山中

羅似臣遺文

## 徽州新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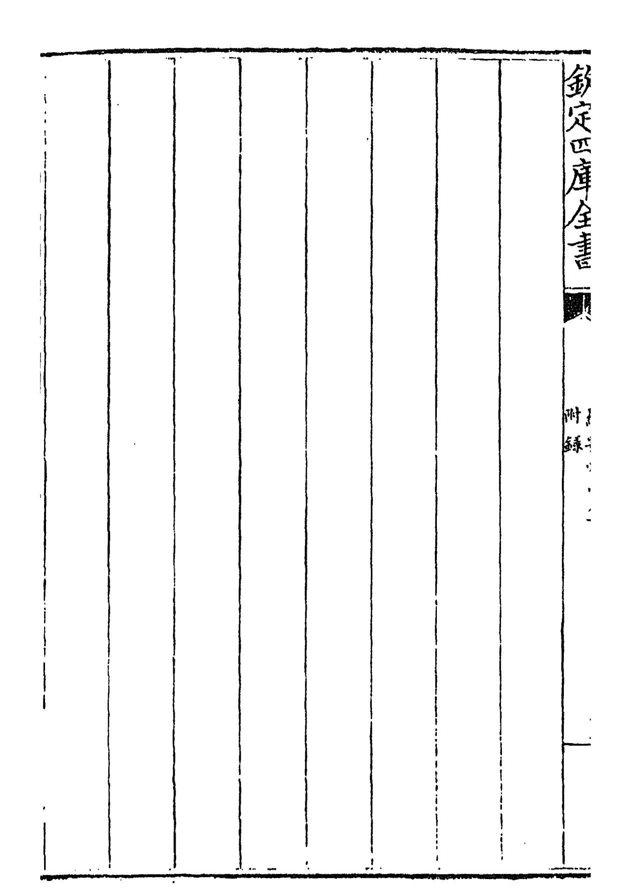
徽於江東為支郡而在唐已為大州顧今之封域皆唐
舊也其地接于杭睦宣饒四出無不通其州治即山為

城因谿為隍而谿山又為天下勝處中興實為輔郡四
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闢人力日至而谿山日以益
勝獨城未加其舊過者陋之宣和中睦寇既平城還于
谿北會盧公宗原為守因民弗便請還舊城而舊城已
不足恃有旨予費更築朞年而後成輒文隱起凡百餘
言垂戒後人其慮深矣承平既久人習於無事積習生
玩雨摧潦齧補治不時蹊隧交横舊功湮圮失今不治
後計愈艱天台宋侯濟下車未幾整飭綱條郡以無事

周視榛蕪起廢別盡莫此為急迺會羣計檢漏罅節浮
費旬儲月積浸有端緒明年鳩工聚材版築以興選於
州得嘗隷軍中習知其事者二人命僚佐分督之始於
嘉定庚辰之春二月成於其秋九月為城五百三十丈
有奇疊石為址高於其舊其因山為險者無所改闢繕
飾前人之未備又八十餘丈雉堞屬連翬飛炳煥形勢
增重往来駭矚南逼谿地峻斗落一過霖漲馳波涌洌
歲受推齧築堤杅固凡兩級聯亘脩堰踰於舊城列填

桃椰木芙蓉春葩秋卉穠纎間發水光山色左右映帶足以助邦人遊覽之娛城凡六門門有樓皆撤而新之勞餞賓館加葺者四稱其為亙輔之佳郡凡木石瓦甓之材匠夫工食之費糜錢以緡計者四萬五千米以石計者二千四百而役使不勤一民科歛不及六邑銖分用度不以諉上斯亦難矣夫諸侯之於天子有藩翰屏毗之義古者國無大小皆有城衛其民者固所以衛其上也徽為内地而密邇王室其民之休戚利害於本根

所繫為不輕而城又非可一日而猝具則當閒暇之時
為備豫不虞之計亦勢之不容已者役大則難興費重
則難繼規模前定經畫不勞以數月之間而復百年之
舊觀人樂其成誦勤贊美於此役也可以觀政矣



# 附鄂州太守存齋羅公願傳

曹宏齋

故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卒之百三十五年為至大戊申歲其曾孫壻黃仲宣山長以公之曾姪孫前容州文學洪所具生年官歷卒葬之畧來視使潤飾成篇待附家傳涇生晚不及識公然從鄉先生四方名鉅游槩知之矣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公一人乾淳間朱文公周益公視為畏友淳安縣社壇記文公自謂不如謂公文有經緯又謂公文止此可惜逾歲湯東澗

公漢寶藏公小集每為文必讀數十百過方下筆客猝至扃篋惟謹馬碧梧公廷鸞久在翰苑身至宰輔里居之日講問公小集願見不可得至從某轉求之然則存齋之所以不亾者有在矣羅氏之先在春秋為小國隸襄之宜城徙荆之枝江因以為氏公之先五季時自豫章避地来歙遂為徽州歙縣人七傳至尚書公為大家尚書公公父也年十六上辟雍宋政和二年進士由大諫中丞遷吏部尚書贈少師六男子公為第五人諱願

字端良存齋其自號也幼凝重寡言資特穎異甫七歲
能為青草賦以壽父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
下一語紹興二十五年蔭補承務郎授臨安府新城縣
監税連丁内外艱服闋監饒州景德鎮税有能名乾道
元年監南嶽廟遂踵世科才望斗著授饒州鄱陽知縣
不樂往主台州崇道觀八年通判贛州遥攝州事寇攘
甫定壹以政清訟簡化美風俗為務教官劉靖之子和
官事之暇時至學宫不為倦煩縫掖生淑艾之功居多

詳刑使者劾聞于朝謂公宜在清要之選秩滿差知南劍州陛對第一劄主於富民不為浮文切中積弊孝廟大賞異曰卿磊落議論可采必副朕委任從臣亦交口薦之以畀鄂州至郡上五事其一謂鄂為古來用武之地城壁未立下流陽羅正係險要舊嘗築城僅存堆阜宜併議築不可憚費其二謂民饑以田質穀後日乃為准折非法至於奪田還主宜立中制其三謂所收諸州配隷强盜貸命之人久不問落項冒實多滋長奸宄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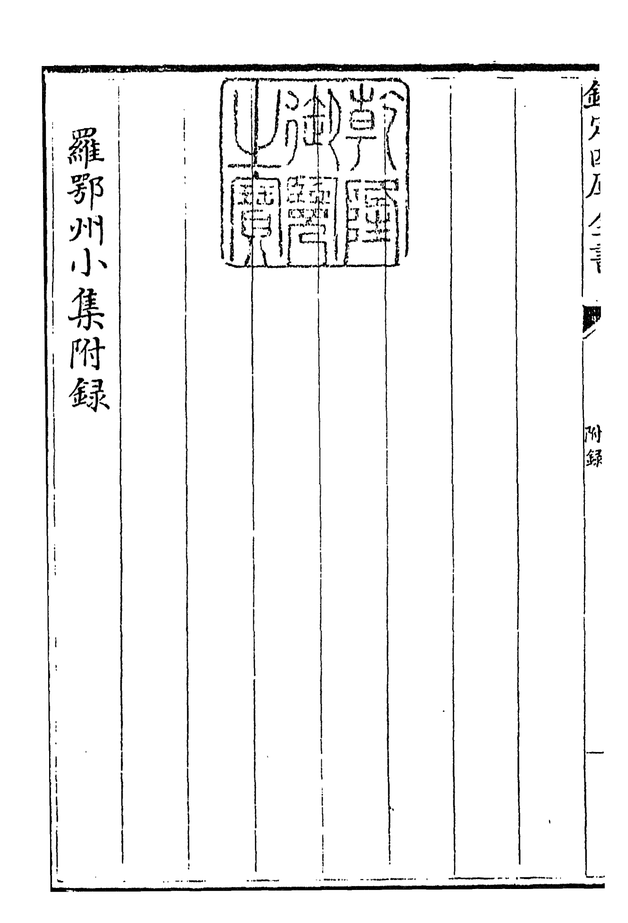
下有司戒敕諸郡少駐遣發且候問落申數其四謂重湖曠土舊佃每行包占官行新佃又欠存恤宜令標立界至官鈔明與指定庶得兩便其五謂民間所僱奴婢只憑客人販到半是誘畧宜令遭誘畧者自言於官官為立賞追捕凡皆論病識源切證用劑一本儒術如古循良他所罷行可類推已貳車劉公清之子澄學行端飭相與勸學劭農甚力所謂令脩庭戶之間而民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報政纔期而公不少延矣淳熙十一

年甲辰七月十三日也公生於紹興丙辰之三月得年僅四十九新安續志謂值旱立日中精禱致疾志公之猶子任臣𣪍臣所共訂也鄂人繪像靈竹寺孟宗泣竹處劉貳車為刊小集于郡喪還夫人吳氏卒明年公兄端規自鎮江請檄歸視窀穸陰陽家以西峰先壟之次為擬族黨一辭謂公生而孝奉祖考其安樂之遂葬於是吳夫人祔四月六日也所著春秋新安志爾雅翼鄂州小集行世其與小集同類已抄而未刊者尚十之八

九年遠事殊併為亡是太息而止雖然豹斑鼎臠不必求盡姑從爾雅翼漫閲一則社壇記讀之百遍公胷次所貯何可量數筆底之文又可以人力企勉也哉公曽祖諱承吉贈承事郎祖諱舉贈朝議大夫父諱汝楫通奉大夫龍圖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敕封新安開國侯累贈少師妣呂氏魏國夫人王氏楚國夫人余氏魯國夫人凡顥朝散郎顲承議郎俱通判福州頡奉議郎通判夔州頌即端規朝奉大夫知郢州有狷菴集刋布郢鄂

二公齊名嘗聞家居講學時東西異窓鑚研各趣飯餘
酒隙已晩未燈説書交鋒讙如辯訟既定怡怡如初茲
未可與上車不落之輩同日語也弟頎朝散大夫通判
蘄州贈中散大夫子男四人緡臣孝臣欽臣皆早卒睦
臣承直郎南康軍録事參軍女三人其一適吳文肅公
之子坰文肅竹洲先生也孫一人樸已上據文學公所
具外從人旁捜足之來示於公官階所歴所止吳夫人
封秩爲何孫曽實討若干俱欠登載不敢億度念昔昌

黎伯為樊宗師誌銘即能似其語陳師錫序五代史王荆公顯譏之某何人敢操此筆無韓之似涉陳之膚皿指汗顏衆知之矣仲宣幸是正之仲宣名宣子自號中山能詩為虛谷方公所稱屢攝紫陽山長事二丈夫子世其家羅氏甥也某既自詭為傳亦併效顰為之贊曰彼貴一品或壽期頤負乘幸免夸不償啞官止分符五十猶嗇公有不亡衆人不識遠而彌芬大也無垠存齋之存其惟斯文









羅鄂州小集附錄